

# 马克思环境哲学思想的实践诉求

易后余, 杨俊

(宁波工程学院 学生处,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马克思环境哲学是实践的哲学, 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可持续发展是对实践自由自觉性的科学运用,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环境哲学思想的科学继承, 是构建生态文明及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关键词:** 马克思环境哲学; 实践; 可持续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1)03-0065-05

马克思的环境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之义, 是其鸿篇巨著里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撰写过专门的、系统的环境哲学, 但是, 透过马克思主义丰富的学术思想和绚丽的学术画卷, 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 我们随处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思想的闪光”, 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是当今各种环境哲学思潮中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最现实的科学”。<sup>[1]</sup>弗洛洛夫亦指出: “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 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sup>[2]</sup>

实践性是马克思哲学的一面鲜明旗帜。在被恩格斯誉为“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里, 马克思就以铿锵之声喊出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3]</sup>的哲学宣言, 表征出马克思哲学对旧哲学的改造与超越, 以及他本人的哲学追求与实践诉求。马克思环境哲学思想的实践诉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实践的统一性诉求

实践, 作为一种对象化的活动, 它的实施与实现离不开人、自然和社会这三个基本维度,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人的实践与自然的统一性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首先, 实践的主体是现实中的人, 他们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便是能够生存。马克思指出: “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 人什么也不能创造。”<sup>[4]</sup>也就是说, 人的实践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物质的具体形态, 而不是完全脱离自然物质的创造。其次, 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 只有一种原始的自在性, 而不具有属人性。人通过实践的对象化活动, 否定了自然界及其事物的自在性, 使它获得了人化自然这个属人性的新质, 人类以自己的实践本质和力量, 把自在自然的潜在变成了现实。第三, 二者的辩证性体现在: 一方面, 实践是自然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指出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历史的产物, 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sup>[4]</sup>自然的原始性或天然性在人类实践的作用下, 逐渐失去原来的素朴性、单一性, 表现出极强的可塑性和获得日益增多的属人性。另一方面, 人的实践受自然的物质供给的制约。“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 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 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 但另一方面, 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 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sup>[4]</sup>

人的实践与社会发展也是统一的。实践首先是人的实践, 而人又是社会中的人,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 实践其实就是社会的实践; 而社会也必然要通过人类特有的方式去完成历史的传承, 因

此,社会也就是实践的社会。正是实践的特殊品格,才最终使人类从动物界挣脱出来。换句话说,正因为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物,才能按照社会的标准和规格去从事属人的生活。其次,实践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从人类社会建立伊始,实践就作为人的内生源牢牢地注入人的精神和血液里,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造就了社会发展史的延续与向前铺展。第三,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实践注入新的活力。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现代的电子信息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实践能量得以强有力的释放。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sup>[3]141-142</sup>

人的实践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性在于:实践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能动的活动,是为了人的发展服务的,不是为了纯粹的实践而实践。脱离了人的发展是无意义的实践,离开人的实践去谈人的发展,是抽象的思辨与玄妙的空谈。

恩格斯指出,从猿到人,首先是直立姿势行走,接着是手作为重要的劳动器官的解放,劳动便成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sup>[5]377-378</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是实践的产物。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sup>[5]580</sup>可见,劳动作为实践的同义语,是人维持生命特征、保持做人尊严的必备要素。不仅如此,人的充分发展也离不开实践的创造。人作为万物的尺度,人所应有的我都应该拥有。人类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sup>[4]272</sup>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把生存与生活作了本质的区别,“有意识”体现出人的能动性、对现状的不满足性,而“自由”则体现出人类满足自身需求的主动性、创造性。所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人类自身实践的结果,同样,人的发展也从部分人的发展到所有人的发展,从人的片面发展到人的全面发展。

## 二、实践的可持续性诉求

马克思曾告诫:“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

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sup>[5]378-379</sup>实践作为人类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一种手段,与环境是一对矛盾的范畴,既对立又统一。对立是指任何发展都必然会造成环境的破坏,以牺牲资源为代价;统一是指可持续发展的统筹兼顾、从而实现发展与环保的双赢。

自然作为化育万物的“母体”,是呵护众生的资源宝库。然而,它并不是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事实上,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自然已经显示出她的脆弱与疲态,发展的高歌猛进已经成了地球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就人类而言,“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而大自然直接提供的物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按照自己理想的图景去构筑超越既有的物质条件,把自在之物变成自己想要的为我之物。这本身正是人类特有的实践写照——自由自觉的活动。不合理的实践,即不可持续发展观虽然抓住了实践的“自由性”,而忽略了实践的“自觉性”,没有把自由理解成“定在中的自由”,错误的理解为为所欲为的“自由主义”,没有把自觉当成自己的行动准绳与纲领,没有从客体的角度或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由之造成了环境问题的凸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生态危机也早已跨出国门,成为全球性的“通病”,并且,症状的程度亦不容乐观。“每秒钟有1.5公顷雨林消失,现存物种的自然灭绝率突然加速了上千倍,南极上空出现了臭氧洞,所有纬度上的臭氧层变薄,保证地球上可以生存的气候平衡可能受到破坏——这一切都表明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日益强烈的对撞。”<sup>[6]</sup>把自然资源当一次性产品的简单处理的方法,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以生态代价为成本的短视行径虽然可取得表面的繁荣,却无法掩饰饮鸩止渴带来的生态灾难。对“经济增长癖”的嗜好加重了自然这个载体的无形负担,对工具价值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对它内在价值的贬低。惨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把自然资源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就是为人类自身开出一张灾难的处方,把地球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不可持续发展观,其立足点往往就在于“很多人持有‘我第一’和‘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和行为,而不是‘我们第一和

地球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的世界观和行为，这是当前症结之所在。”<sup>[7]</sup>狭隘的“类视野”只看到短期效益、看不到长期影响，只看到小我而无大我，只能利己却不能利他，如果人人采取此种方式，则必然导致“公共牧地”的悲剧。

面对两难选择，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又不能置若罔闻、一错再错，能否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成全人类社会进步的需要又可避免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便是可持续发展——人类付出了血的代价、痛定思痛的结晶。可持续发展主要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着眼，既考虑到人的合理需求问题，也兼顾到自然的环境负担；既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追求，也考虑到子孙后代的明天幸福；既要谋划一己之利，也要兼善天下福祉。总之，以未来为价值取向的可持续发展，既要立足于前瞻性的未雨绸缪，也要根基于善后性的亡羊补牢，从而做到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如何做到这一点，人的主体选择至关重要。在人与自然构成的“人类——环境系统”包含多种关系，经济的、生态的、社会的，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可谓“牵一发动全身”，很难厘清孰轻孰重，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满盘皆输。毋庸讳言，目前，“人类——环境系统”的稳定性、协调性、统一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破坏，其风险性与不确定性正在逐渐增大，后果令人堪忧。因此，对该系统进行合理的调控就显得尤为必要。如何调控，便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当务之急。严峻的现实一再的提醒人们：兼顾生态和平的发展是良性的、可持续的，否则就是自毁长城。人类系统作为地球系统的亚系统，实在无理由一统天下，对次人类物种和非人类物种作威作福、任意宰割；也无必要把人类降到动物的层面，只知道索取而不知道如何开发利用。人比动物高明之处就在于人的意识的发达之处，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与行为，知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而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从当前的人类实践看，物质财富是极大的丰富；从人类的终极追求看，还远不能令人满意。根据物极必反的道理，我们人类也要检视自己的行为，时刻牢记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一方面，环境的“创伤”面积小，程度轻，不伤筋动骨，易恢复；另一方面，人类社

会又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升，人类的实践能力以物质或精神的形式得以体现和彰显。可谓两全其美。

### 三、实践的时代性诉求

实践是人类最主要的生存手段，通过实践这一有力的“武器”，人类战天斗地，无所不能。无论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还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人类总是不遗余力地把蕴藏在身上的潜能、智慧对象化出去，构造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图景。从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再到机器时代、电子信息技术时代，人类的实践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更新与升级是前人所始料未及的。随着实践方式的推陈出新，人们对实践的要求也与日俱增，希望它与时俱进，带给人们更多的实惠与便捷，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超越与革新，在方方面面都要有跨越式的突破与创新，实现新一轮的实践革命。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当代的后工业文明。

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远古时候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驯服的力量与人对立的，人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动物一样慑服于自然界。”<sup>[8]</sup>先人的血肉之躯无法抵御自然的肆虐与狂暴，人拜倒在自然的脚下。这种臣服的关系让人产生对自然的无奈、敬畏与顺应的思想。在实践上，仍然停留在最原始的人形动物期，恩格斯指出那时候的人们“他们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生产能力也未必比动物强。”<sup>[5]381</sup>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阶段，落后的自然科学无法在技术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为生产力显示器的生产工具并没有多大的变化，铁器农具在这种顺天时、借地力的生态化的农耕方式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在实践上已经有了一定的起色，但对自然的改造和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的，几千年如一日的男耕女织的作息模式得以传承。

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极大地调动了自身的能动性，从而超越了肉体的局限，以工业、机械等为标志的文明过程掀开了人

类实践史崭新一页,人成为了自然的主人。这种飞跃不仅得益于科学在物质手段层面的添翼,哲学上的鼓噪与祛魅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经验论创始人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无疑给经历中世纪蒙昧黑暗的人类注入一针强心剂,唯理论的笛卡尔树起理性的大旗,宣称“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sup>[13]6</sup>“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构造出世界来”。<sup>[12]6</sup>这些以解剖自然、征服自然为目的“知识”彰显出人的主体地位和对自然怎么样都行的霸权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20世纪,人类的实践方式又有了新的突破与进展,设备更先进,手段更高明,对自然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更持久,破坏力更大,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sup>[15]385</sup>这些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亟需人们实践方式的升级与改进,走生态文明之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曾深刻的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sup>[13]11</sup>当下,我国的发展正面临改革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其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科学发展观的问世,可以说是满足了理论与现实的双向需要,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实际为依据,揭示了发展的本质,丰富了发展的内涵,拓展了发展的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创举。

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21世纪最先进最完备的人类实践方式。“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旨趣,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题中之义,二者天然地具有内在契合性与一脉相承性。都着眼于人,都把人的需求、利益、福祉当作思考、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最大程度的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真正做到“体民之情,遂民

之欲”。马克思不仅喊出了“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sup>[13]</sup>“人是人的最高本质”,<sup>[13]9</sup>的时代强音,而且还为执政者指出了“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sup>[13]47</sup>的执政规律和改革出路。强调以人为本,并不是单纯的倡导人类中心主义,机械的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但并不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它认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互逆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环境创造人;但反过来,人也创造环境。“因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并且反过来后者也作用于前者”。<sup>[15]522</sup>从同一性的角度看,“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sup>[4]37</sup>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的支撑,尤其是良好的生态环境更是适合人的“诗意的栖居”,而这一切都要靠发展才能实现,既不能考虑环境放弃发展,也不能为了发展而漠视环境,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做到“鱼”和“熊掌”兼得。“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sup>[4]35</sup>表面上看是物与物的关系或是人与物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凡是有某种关系的话,都是就人而言的。马克思环境哲学不仅强调实践的直接现实性,而且更强调它的和谐性。因此,恩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sup>[13]603</sup>正如“解铃还须系铃人”,人制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当然由人来化解,而化解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反过来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因此,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基于对国情的准确把脉,是对生态问题的及时问诊,有着积极、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于人是社会中的人,因此,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准备充分的条件。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都无法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发展水平。社会处于低级阶段，人的发展相应地也处于低级水平，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殊途同归，是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他阶段作为过渡环节，在百川归海的旅程中也必然体现出不同的态势。马克思指出，人的发展也同样要经历三大历史形态，历经曲折方能修成正果。第一个阶段是作为原子似的个人，成了共同体的附庸；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阶段，人对人的人身依附虽然被解除了，但以经济或货币的形式出现的物同样紧箍着人的发展，“拜物教”“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仍然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可跨越的鸿沟；第三个阶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才最终摆脱人受人的统治与奴役，人受物的支配与驱使的命运也将一去不复返了。这些宏伟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发展，离不开人的科学的实践方式。当务之急，是转变观念，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导向，深刻领悟其理论意蕴，并结合时代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新内涵。

人类社会发展的继承性、历史性告诉我们：“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sup>[9]</sup>所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发展观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的划分依据，这条真理告诉我们在生产力日新月异的今天，建构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任何发展，都须把有所抬头甚至有所恶化的环境问题遏制在最低范围内。实践的时代性诉求要求“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sup>[14]</sup>科学的发展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立足于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指归，“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控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sup>[10]</sup>目的是纾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实现更好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孙道进. 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导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2] 弗洛洛夫：人的前景[M]. 王思斌，潘信之，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53.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6] 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M]. 陈嘉映，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92.
- [7] 陈静生. 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30-231.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
- [9] 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77.

## Application of Marxist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YI Hou-yu, YANG Jun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tudent Office,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Marx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s a philosophy of practice, emphasizes the unity of man, nature and society, and holds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es in the awareness of scientific and free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s a scientific succession of Marx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d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 Marx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practice; sustainabl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张文鸯)